

风鹏正举看县城

■彭建华

祁东，一座小县城，地如弹丸，偏居湘南一隅。昔年的记忆里，县城有“十里长街”的县正路，更有街道两边众多的小书店、小书摊。我偶尔会瞒着父母，怀揣十几元钱，从乡下偷偷乘车来到县城，只在书店和书摊之间留连。

世纪之交的时候，三十多岁的我来到县城，工作和生活了三年。傍晚时分，我最爱在县正路上徜徉。有一次，为验证这条街是否能当得了“十里长街”的名号，本人特地从最东端的观音桥出发，踏着街道两旁路灯和商铺霓虹灯交织撒下的光波，不疾不徐，一路向西。一边走，一边记着步数，将近七千六百步的时候，我已站在最西端大米厂前的那堵石砌高坡下面，沐浴了一身橘红的晚霞。

这哪里算是十里长街？整个县正路最多也就八里左右，还差着五分之一的长度。

也难怪，那时的祁东县城，湘桂铁路线以南就是乡村田土和庭院，北面则是巍峨鼎山，站在山腰一看，整个县城像极了一条狭长的带子，仿佛一场大风就能吹走。

当年的祁东县城，最为热闹之处当为中心市场、火车站、街心公园、交通岛和体育广场。市场和火车站热闹得理所当然，街心公园、交通岛和体育广场的热闹则是居民晚上集中休闲所致。街心公园名为公园，其实也就巴掌大一块地，是县正路与鼎山路形成的一个特角的三角地带。数亩之大的地方，围了铁栅栏，建了个几十平米的小水池，种了百来棵树木。交通岛也是个三角地带，三面是公路，便有了这座小“岛”，因不便建房，就建了一个不大的雕塑，种下一些树木。至于体育广场西高南低，一层一层挤满了各式帐篷，里面都摆满了商品，还有不少的小吃档位，使整个广场弥漫了浓厚的商业气息。

三年后，我离开祁东。再回来时，县城给了我一种强烈的陌生感。最西端从原大米厂往西推过去六七里，已与洪丰中学连在了一起，人们称之为开发新区。里面有新县政府大楼，大楼前是数万平米的玉合广场，还有数十个居民小区，以及学校、医院、宾馆、市场、店面、公司和停车场。铁道南面也铺开六七里，建了水果市场、中医医院、奥国广场、高铁站、新区学校，还有不少政府单位。如此一来，整个县城仿佛生出了两翼，一下子就丰满了起来。无论南翼还是北翼，那像细密血管般的街道，纵横交错，使整个县城都变得鲜活，充满了生机。好几次出去办事，有路盲症的我总是四顾茫然，不知所措。就连乘个公交车，也得先让同事们画个路线图，或者直接乘坐出租车才能成行。此情此景，尽管尴尬，却也带着欣慰与甜蜜。

前些年，体育广场进行了全面改造，将所有的商业气息一扫而光，不但让其回归了休闲、娱乐、健身的本真，还增设了许多文化体育场地和设施。每天清晨和夜晚，这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去年，在新区铁道南面新建了占地二百余亩的黄花主题公园。公园有山有湖，有桥有亭，有花有草，有树木有奇石，还有展示家乡特产黄花菜的花开风至雕塑广场和体验馆，它仿如一颗明珠，镶嵌在闹市之中，璀璨夺目。如今，规模更大的城南人防公园也在规划建设之中。人们在工作之余，或携家人或邀朋友，在城市中即可赏山水风光。如此闹中取静，真的是神清气爽，心旷神怡。

至于购物，就更为方便。几十家超市再加上十余个农贸市场，居民们几乎在家门口就能装满菜篮子。如今，在原大米厂旧址修建的友谊阿波罗购物广场，又成为了县城一处新的繁华之地。我相信，如此雨后春笋般的气象更新，将会成为一种必然的常态，让我们见证，让我们惊喜。

祁东县城，沐浴着时代阳光，风鹏正举。党的十八大为她的快速发展装上了助推器，短短几年，县城内外人士蜂拥而至，更让她成为了创业热土、安居乐园。

去年，我也在新区定居，全身心地融入到了家乡县城春夏秋冬寒来暑往的日常。我知道，自己的根在家乡，早就深植到了家乡风土人情的最深处。其山水、亲人、方言、物产、美食等等这些浓缩如精华般的养分，融合成了快乐我心灵的元素，除却家乡，在哪里都不能找到这些元素。



冬至如年

■谷彦平

“冬至饺子,夏至面。”“冬至不将饺子端,冻掉耳朵没人管。”这是家乡的谚语。在耒阳过冬至节有吃饺子、食补、饮酒等习俗。

记得小时候,冬至节的前一天,父母便开始忙活冬至节的那顿饺子。一般情况下,是先把肉馅剁好,肉是刚从集市上买来的新鲜五花肉。父亲将其去皮,再细细地切成肉丁儿。为了增加饺子的香度,父亲还额外地把一小块肥肉切成丁儿,拌到馅里去。用他老人家的话说,衡量饺子香不香的一个突出的标志就是:一口咬下去,看饺子里的油能不能溢到屋顶上。

肉切好了,再切菜,首选当然是酸菜,酸菜要选那种鲜嫩的、顺眼的,细细地切碎,用清水洗干净,并攥成团儿。偶尔母亲也做莲花白、胡萝卜、粉丝馅。菜要在锅里的开水里余一下,沥干水份,然后再切碎。肉馅和菜丝放在一个大铝盆里,母亲依次调入油、盐、味精、胡椒粉、葱末、姜末,撒上一些酱油,充分搅拌均匀。父亲则把面粉和好了。接下来,父亲擀皮子,母亲包饺子。包好的饺子,整齐地码放在团箕里。

我们几兄妹当时还小,还不会包饺子,那些面粉便成了我们最好的玩具。我们捏出各种各样的小动物,或者恶作剧般地在饺子皮里包入一颗花生米,或者一粒粒糖。窗外一片严寒,一家人围在桌子旁包饺子,那是多么温馨的一幅画啊!

不到一个小时,饺子包完了。为了安抚我们的嘴

冬天的窄巷

■李 芹

一条小巷子伸向远方
没有尽头
矮屋错落在巷口
和两边的落木一起氤氲在雾气中
小巷在冬天的臂弯里
就像襁褓里的婴儿那般安恬

一只猫从矮屋穿过小巷
像闪电一般
匆匆钻入了小巷两边的麦田
就再也不见
麻雀从枝头飞过
留下空空的巢

一个青年背着行囊
走向小巷尽头
没有回头
一个老人推着破旧的自行车
从尽头走来
唱着年少时的歌

两行足矣

■刘淑贞

我在春天的路口，
等你经过。

说想你太重，
我轻轻地落了笔。

拍了一张云朵的照片，
想发给你看。

大雪纷飞的时候，
陪我漫步一程可好？

生活酸甜苦辣咸，
唯你是甜。

和你的故事太长，
我用半生才写了开头。



巴，父母会把一小部分饺子放在炉子上的小锅里煮熟，给我们舔嘴巴舌地吃上几个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们还在熟睡，父母便起了床。他们轻手轻脚地把柴火烧好，锅里放入竹簾子，上面铺上湿润的纱布，把饺子整齐地码在上面，盖上锅盖，用柴火慢慢地蒸饺子。渐渐地，我们被那带着肉香、菜香的饺子味“熏”醒了，连忙穿上衣服，洗好脸，到灶屋里侦察情况。

终于，在我们的催促下，母亲把锅盖揭开，原本雪白的饺子已经变得微微发黄，透着一一点点可爱的油光。如雾的蒸汽中，饺子香味更加浓郁。母亲小心地把饺子从锅里捡出来，放到盘子里。此刻，父亲早已在桌面放上一盘油炸花生米、一盘咸菜、一小碟酱油。此时，户外寒风凛冽，霜冻刺骨，而室内一碗碗微黄的饺子冒着腾腾热气，一家人围聚在餐桌旁品饺子，也品着富有情味的节俗带来的喜庆气氛。夹上一个饺子，微微蘸上一点儿酱油，放入嘴里，饺子皮筋道，饺子馅肉香混合着菜香，荤素相宜适口，汁水浓郁四溢，完全符合父亲关于香饺子的定义。再就上一口咸菜或花生米，就是平时不太喝酒的父亲，也会倒出一壶自家烤的红薯酒，慢慢吃，慢慢酌。用他老人家的话说：“饺子就酒，咋吃咋有!”“冬至喝了酒，一年不冻手。”父亲自斟自饮，喝得脸色彤红，满面春风。

过了冬至，天气就更加寒冷了。其实，只要心里装着家的温暖，就不必太在意天气的好坏。

每到秋末冬初，我总会让母亲给我腌一坛萝卜缨子，也算是慰藉一回味蕾上的乡愁吧。

小时候，蔬菜种类比较少。春夏过后，园子里的蔬菜变得屈指可数。于是，大伙儿就盼着萝卜快点长大，好挑起秋冬季餐桌上的大梁。

乡亲们从不荒废一寸土地，凡是能够利用上的角落，都被他们播种了萝卜的种子。在秋风萧瑟、衰草遍地之际，田野上渐渐展现出绿色的希望。

从浅绿到深绿，从稀疏到浓密，萝卜缨子渐渐遮掩了苍茫大地。那些埋在土里的萝卜，也一天天地膨大起来，最终撑破了土地，露出一截雪白的身子。

上学路上，嘴馋的我们揪住萝卜缨子，将它们连根拔起，掌心里落下了斑斑绿汁，还有一股子辛辣的气味。拿到水里洗一下，便美滋滋地啃起来，颇似小白兔啃大萝卜时的幸福表情吧。而那些萝卜缨子，被我们随手扔进了水塘，飘荡在清澈的水面上，引来了一拨小鱼的追逐。

霜降时分，农人拔掉地里的萝卜。除了日常食用外，余者皆腌了起来。而那些萝卜缨子呢，往往也被做成了腌菜，成为温暖一冬的香香的腊菜。

乡下人家用的腌菜坛，多半是口小腹大的养水坛。这些世代相传的菜坛子，陈旧得如一本本泛黄的线装书，里面记载着许多鲜为人知的陈年往事。你可别小看了这些老旧的菜坛子，用它们腌出来的萝卜缨子，色泽鲜润，滋味清爽，令人赞不绝口。

我家也有这样一口养水坛，为老窑烧制的陶瓷坛子，齐腰高，小口大肚。秋冬时，奶奶用它腌萝卜缨子。她将洗净的一堆萝卜缨子一股脑倒进洗澡盆里，撒上一层盐，揉搓均匀，然后装进坛子，压实。

十天半月后，奶奶揭开坛盖，从里面掏出几把青碧如玉的萝卜缨子，摆在乡下人称作“窑锅子”的陶盆里。经过盐水的浸泡，萝卜缨子变得温顺柔媚起来，早已没有了当初的那股子辛辣味儿。

奶奶经历过苦日子，在她的眼里，萝卜缨子就是美味珍馐。她掏出腌好的萝卜缨子，搁在砧板上，齐齐切成寸许长。一条条，规整纤小，清鲜脆嫩。赶上农忙时，她可就没有那份耐心了。随手抓几棵咸萝卜缨子，往自己的碗里一扔。白浪浪的稀饭里面，立刻荡起层层绿来。她喝一口稀饭，嚼一口萝卜缨子，津津有味，一副很享受的模样。

我和奶奶一样，也爱吃萝卜缨子，尤其喜欢奶奶用萝卜缨子做出来的菜肴。做饭时，奶奶习惯蒸一“窑锅子”萝卜缨子。出锅后，她在菜头上淋一圈香油或麻油。蒸熟的萝卜缨子，入口绵软，齿颊生香。萝卜缨子烧猪肉，那滋味就更绝了，一片青黄色里，泛着点点柔光，各取所需，相悦谐和，油而不腻，温而不燥。食之，不禁啧啧称赞，顿时胃口大开。

不管是哪种吃法，萝卜缨子刚入口时都略显苦涩。可是，嚼一会后，你便会感觉出它的淡淡清香，以及由此滋生出来的丝丝甜意，久久缠绕在舌尖。

原来，苦到了尽头，便是甜。